

· 世界文学名著 ·



卡拉马佐夫兄弟

The Brothers Karamazov



(俄罗斯)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耿济之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世界文学名著 ·

卡拉马佐夫兄弟

The Brothers Karamazov



(俄罗斯)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耿济之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卡拉马佐夫兄弟：全2册 / (俄罗斯)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；耿济之译. — 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17.6 (2017.8重印)

ISBN 978-7-5313-5248-8

I. ①卡… II. ①陀… ②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3724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unfengwenyi.com>

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：110003

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选题策划：单瑛琪

责任编辑：张玉虹 姚宏越

媒体联络：刘维

统筹发行：郝庆春

团购：刘静波

印制统筹：刘成

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
封面设计：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

版式设计：杜江

幅面尺寸：145mm × 210mm

字数：810千字

印张：30.875

版次：2017年6月第1版

印次：2017年8月第2次

书号：ISBN 978-7-5313-5248-8

定价：80.00元(全2册)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024-23284384

目 录

第一部

- 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 ————— 003
第二卷 不适当的聚会 ————— 035
第三卷 好色之徒 ————— 107

第二部

- 第一卷 折 磨 ————— 199
第二卷 赞成与反对 ————— 264
第三卷 俄罗斯教士 ————— 356

第三部

- 第一卷 阿辽沙 ————— 411
第二卷 米 卡 ————— 459
第三卷 预 审 ————— 566

第四部

第一卷	男孩子们	651
第二卷	伊凡·费多罗维奇	713
第三卷	错误的判决	835
尾 声		957

第一部

DIYIBU

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

第一章 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·卡拉马佐夫

阿历克赛·费多罗维奇·卡拉马佐夫是我们县里的地主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·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。老费多尔在整整十三年以前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了，那段公案曾使他名闻一时（我们县里至今还有人记得）。关于那个案子，请容我以后再细讲。现在我所要叙述的，就是这位“地主”（我们县里就这样称呼他，虽然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未在自己的领地上住过），这是一个很古怪的人物，而且社会上也不乏这类人，他是一个既恶劣又荒唐，同时又头脑糊涂的人的典型。不过，他这类糊涂人却非常高明地经营自己的财产，而且大概也只有把这类事情做好。譬如说吧，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开始什么也没有，他是个最小的地主，常跑到别人家去吃闲饭，抢着做人家的食客，但到他死的时候，却积攒了十万卢布的现钱。同时，他也是我们全县里一个最头脑不清的狂人。我还要重复一句：他并不愚蠢，这类狂人大都是十分聪明和狡猾的。他只是浑噩，还是一种特别的、带有民族特色的浑噩。

他结过两次婚，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叫德米特里·费多罗维奇，是他的第一位太太生的，其余两个，伊凡和阿历克赛，是第二位太太生的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位太太出身于有财有势的贵族

米乌索夫家，也是我们县里的地主。一位富有嫁资，既非常聪明美丽，又活泼愉快的小姐，怎么竟会嫁给这种像人们常称呼的，不值钱的“废物”，我也不必过多地解释，因为这种事在我们这一代里并不稀奇，以前也发生过。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子，也是属于过去的“浪漫派”一代的，几年来，她一直暗暗地深爱着一位先生，本来可以用极安静的方式嫁给他，结果是因为自己认为有无法战胜的障碍，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，从巉岩般的高岸上跳入又深又急的河里自杀了。她这样做也是由于一种怪念头，那就是为了模仿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莉亚^①。而且假使她早就看中的那个心爱的岩石并不是什么好景致，假使这一带是平淡无奇的平坦河岸，那么自杀也许就不会发生。这是真正的事实，我们可以想到，在我们俄罗斯的生活中，在最近几十年里，这类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不少。所以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·米乌索娃的行为无疑是受了别人的风言风语的影响，也是由于气愤所致。她也许想宣告妇女的独立，反对社会的压迫，反对自己宗族和家庭的专制，而容易唤起的幻想又使她相信（也许只在一瞬间），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尽管被人称为食客，但仍是日趋进步的时代里一个大胆和最好嘲弄的人，其实，他只是一个恶毒的丑角，别的什么也不是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事居然发展到了私奔的结果，这使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自以为十分荣幸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对于这类突发事件，即使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，当时也是求之不得的，因为他巴不得早日成家立业，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；攀到一门好亲戚，又能取得嫁资，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。至于说到双方的爱情，大概是完全没有的——无论是新娘方面或是他这方面，尽管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还有几分姿色。所以这个事件在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的一生中，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件

① 奥菲莉亚：莎士比亚悲剧《哈姆雷特》中的女主人公。

特殊事件，因为他一辈子最为好色，只要女人一招手，就会马上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，可是唯独这个女人在情色方面一点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。

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在私奔后立刻发觉她对于丈夫只有轻蔑，并没有其他的感情。所以婚姻的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了。虽然家里居然很快地对这件事默认下来，给私奔的姑娘分出一笔嫁资，但是他们夫妇俩却开始了最无秩序的生活和没完没了的争吵。有人说，年轻的夫人当时所表现的尊贵和高尚，是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。现在才知道，在她拿到钱以后，他立刻全部抢了过去，这笔钱足有两万五千卢布之多，所以对她来说，这几万卢布从那时候起，简直就像扔到水里一样。在她的嫁妆中，还有一个小庄园和一所很好的、城里的房子，他长时间地千方百计想通过一些手续，弄到自己的名下；只要凭着他无时无刻不使用的那种无耻的勒索和苦求的手段，来引起夫人对自己的轻蔑和厌恶，好在她精神疲劳时，为了摆脱他的纠缠，所以答应他的条件，他以此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但是，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娘家出来干涉了，这才限制了强夺的行为。大家确切地知道，他们夫妇之间时常发生恶斗，但是，据说动手殴打的不是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，却是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，一个暴躁的、勇敢的而缺乏耐性、身强力壮而脸色微黑的太太。最后，她终于抛弃了家庭，离开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，同一个穷得要命的宗教学校的教员私奔了，给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留下了三岁的米卡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马上就在家养了一大群女人，大肆酗酒，极度放荡。间或清醒时，他几乎走遍全省，含着眼泪对所有人抱怨那个离开他的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，还说出一些细节，是做丈夫的羞于出口的闺房细节。这主要是因为他对于在众人面前扮演一个可笑的受辱的丈夫的角色，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关于自己所受耻辱的细节，似乎感到愉快，而且引以为荣。有些

好嘲笑人的人对他说：“人家以为您，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，加官晋爵了，所以您不管怎样悲痛，还是十分得意。”许多人甚至说，他喜欢以丑角的新姿态出现，为了引别人发笑，才故意装出这副样子，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滑稽处境。谁知道呢，也许他那种样子确是出乎天真。后来，他发现了那个私奔女人的踪迹。这不幸的女人同她的宗教学校教员到了彼得堡，就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彻底“解放”起来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立刻张罗着，预备动身到彼得堡去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也许他果真当时会去的，但是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后，他立刻认为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权利，那就是为了壮胆，在旅行前，要重新从事最不检点的酗酒行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夫人娘家接到了她在彼得堡去世的消息。她好像死得很突然，就在一间阁楼上，有些人传说是由于伤寒，另一些人传说是由于饿死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得知他夫人去世的消息时，正喝醉了酒，听说当时他跑到街上，快乐得双手朝天，开始呼喊：“这下可好了！”另一种传说则是，他痛哭一场，像个小孩似的，哭得连那些对他怀着十二分厌恶的人看了也要觉得可怜。也许两种情形都有，一方面是为自已获得自由而喜悦，另一方面则为对方痛哭，两者兼而有之。通常情况下，一般人，甚至恶徒，也常常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，要率真烂漫得多。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。

第二章 被抛弃的长子

人们自然可以猜想到，这样的人能够成为怎样的导师和父亲。在他这种父亲身上，应该发生的事情自然也就发生了，那就是说他完全抛弃了和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所生的孩子，这并不是因为恨他，也不是由于什么夫妻反目，而只是因为完全忘掉了他。在他用眼泪和诉苦使大家讨厌，同时又将自己的住宅变为淫窟的时候，这

个三岁的男孩米卡由这家的忠诚的仆人格里戈里照管着，假使当时没有他来关心，也许连给这孩子换衬衣的人都没有。偏巧，孩子外婆家的人一开始好像也忘记了他。他的外祖父，就是米乌索夫先生，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的父亲，当时已经不在人世；他那守寡的夫人，米卡的外祖母，搬到莫斯科去居住，病得很严重，姊妹们也已出嫁，所以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，米卡只好留在仆人格里戈里那里，住在仆人住的草房里面。即使他的爸爸想起他来（真的，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存在），也会再把他送进草房里去的，因为孩子终究会妨碍他的胡作非为。但是，结果却发生了这样的事：死者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·阿历山德罗维奇·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。他曾一度在国外居住多年，虽然当时还很年轻，却是米乌索夫家族的一个突出人物，讲文明，有都市的气质以及洋派头，而且终身有欧洲习惯，晚年时成为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自由派。他一面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，一面在国内和那个时代许多思想最自由的人们来往，他还亲自见过蒲鲁东和巴枯宁，到他漂泊一生的晚年时，他特别喜欢回忆和讲述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形，还暗示说他自己也几乎成为巷战的参加者。这是他年轻时代最快乐的一段回忆。他有自己独立的财产，照以前的算法，大约有一千个农奴。他的肥美的领地就在我们的小城外面，和我们修道院的田地毗邻。彼得·阿历山德罗维奇还很年轻，刚刚取得遗产的时候，就一下子和修道院打起了没完没了的官司，争夺在河里捕鱼或者在森林中伐木之类的权利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不知道，但他居然认为和“牧师们”打官司，是作为一个国民的文明义务。在他听了关于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的一切——当然这是他记得，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他特别注意到的——又打听出还有米卡留下来以后，虽然他对于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又增添了极大的愤怒和蔑视，但立刻过问起这件事来。他当时和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初次见面。他直接

对他说，愿意把这孩子领去由自己来抚养。以后很长时间，他把当时情况当作新鲜事向别人讲述，说他同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提起米卡的时候，对方曾一度装作完全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孩子的样子，而且好像有点奇怪，在他家里居然还有一个孩子存在。就算彼得·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叙述可能有点夸大，那也总该有一些是实情。实际上，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生平就喜欢装，他会忽然在你面前扮演一个意外的角色，有时这种做法并没有任何必要，甚至对自己也不利，譬如说，目前那件事就是这样。不过这种特征确实是大多数人，甚至是十分聪明的人所共有的，不仅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如此。彼得·阿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进行着这件事情，甚至和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一起，充当小孩的监护人，因为孩子的母亲身后还留下一点财产、房屋和土地。米卡确曾到这位舅舅家住过，但是彼得·阿历山德罗维奇没有自己的家庭，又因为他刚刚把事办妥，等到自己的财产收益有了保障，就立刻又忙着到巴黎去住，所以就孩子委托给了他的堂婶，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太太。恰巧他在巴黎住得很久，竟忘记了这个孩子，尤其是在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，那次的革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使他一辈子也无法忘记。后来这位太太死了，米卡就被转到她的已出阁的一个女儿手里。大概他以后还会第四次转换监护人。对于这些，我现在不再多述，况且关于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的这位长子还有许多话要讲，现在只能先说一点他身上最必要的信息，因为不说这些信息，我的这部小说就没法开始。

第一，在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的三个儿子当中，唯有这位德米特里·费多罗维奇一个人从小就可以相信他总是多少还会有点财产，一到成年，就可独立。他的幼年和青年漫无目的地就过去了；中学没有读完就进了军事学校，后来到高加索服军职，因决斗降了级，服满军职后，时常酗酒，浪费了很多钱。在成年以后，才从费

多尔·巴夫洛维奇那里拿到钱，在这以前却欠了许多债。他第一次和父亲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认识和见面，是在成年后特地到我们这里来和他父亲清算财产的时候。大概他当时并不喜欢父亲；他住在父亲家不久，拿到了一点点钱，并且和父亲约好以后领取田庄收入的办法，就匆匆地走了。至于这庄园的收入究竟有多少，他这次没能从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切实的回答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）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当时一下子就注意到（这也是应该记住的），米卡对于自己的财产抱着虚夸的、错误的观念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很满意这一点，因为他另有打算。他只觉得这年轻人轻浮、暴躁、缺乏耐性、充满欲望，而且放荡不羁，只要能抓到一点什么，他就会马上安静下来，当然时间不会长久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开始利用这一点，用些小赠予，偶尔寄去一点钱应付他。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：过了四年多，米卡失去了耐性，第二次来到我们小城里来，准备和他父亲算清一切，但是使他万分惊讶的是，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什么也没有了，甚至都很难算清，他早已向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取尽了他的全部财产，拿完了钱，也许反倒还欠着父亲一些。又根据他自己某年某月自愿签订的那几件契约，他已经没有再要求得到任何钱款的权利了。他一时很惊讶，怀疑其中必有什么诡计和欺骗的情形，于是他几乎暴怒起来，好像失去了理智。就是这件蠢事引起了一个大惨剧，而对于这件惨剧的叙述，将成为我这第一部序幕性质的小说的主要内容，或者不如说是这部小说的轮廓。但是在转到正文以前，必须还要先讲一下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的另外两个儿子，米卡的兄弟，并且解释一下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

第三章 续弦和续弦生的子女

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将四岁的米卡脱出手去以后，很快就续了

弦。这一段婚姻生活维持了八年。他这第二任太太索菲亚·伊凡诺芙娜也很年轻，是从别省娶来的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为了一桩包工的小事情，和一个犹太人结伴到那个省去了一趟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虽然荒淫、酗酒、闹事，却从不耽误各项投资，永远将自己的事情办得顺顺利利，虽然也会永远带点儿卑鄙。索菲亚·伊凡诺芙娜是“孤女”出身，从小就失去了双亲，是一个凶恶的教堂执事的女儿，生长在恩人养母，同时也是教养者、折磨者、有名望的老将军夫人伏洛霍夫将军的寡妻的富有的家庭中。具体的详情我不了解，只听说这温良淑慧，天真无邪的养女有一次曾在阁楼的钉子上系绳上吊，被人家救了下来，可见她是怎样地难以忍受这位老妇人的折磨和没完没了的责备了，其实她并不见得多么凶恶，只是因为闲着没事干，才成了一个使人受不了的女魔头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前去求婚，人家打听清楚他的来历，就把他赶走了。于是他又照第一次结婚的办法，向孤女提议私奔。假使她当时对于他的行为知道得详细些，那么无论如何肯定不会嫁给他的。然而因为是隔了一省，再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又能了解多少事情，况且她待在女恩人的家里，本来就生不如死。因此这可怜的女人就把女恩人换了男恩人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弄到手，只是贪图这清白的女孩的非凡美貌，主要是她天真无邪的态度使他这个好色之徒为之惊愕不已，因为他以前只是罪恶地玩弄粗俗的女性美的好色之徒。“这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当时在我的心灵上像剃刀似的划了一道深痕。”——他后来这样说时，无耻地、怪模怪样地嬉笑着。但是对于荒唐的人，连这也只是色情的冲动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既没有得到一点物质方面好处，就不再和他的夫人客气了，凭着他在她面前的“差错”，又几乎是他把她“从吊绳上救下来”的，此外又利用她那种少有的温顺和静谧的性格，居然连最寻常的夫妇礼貌也完全不顾。一些坏女人就当着我的面，聚到家里来狂饮乱闹，胡作非

为。我要特别说明的是，那个阴沉、愚蠢、固执、好讲理的仆人格里戈里，嫉恨着以前的太太阿杰莱达·伊凡诺芙娜，却极力维护新女主人，用仆人不应有的方式，为了她，和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吵架，有一次他竟把狂饮乱闹的场面搅散，把所有聚拢来胡闹的女人都赶走了。这个不幸的、从小就被吓怕了的年轻女人犯起了类似神经病的女人病，这种病在普通乡下女人身上很常见，得这种病的人被称作害疯癫病的女人。得了这种病，会发作凶险的、歇斯底里性的痉挛，有时甚至失去神志。然而，她还给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生下了两个儿子，伊凡和阿历克赛，生第一个时是在结婚的第一年，生第二个时是在三年以后。她死时，小阿历克赛刚刚四岁，虽然很奇怪，但是我知道他后来一辈子都记得母亲，自然是恍如梦中一般。她死后，两个小孩的遭遇也同第一个小孩米卡一模一样：他们完全被父亲抛弃、遗忘，也是由格里戈里照管，而且也是住到他的草房里去。那个专制的老妇人——将军夫人——他们的母亲的女恩人和养母，就是在草屋里找到了他们。她那时还活在世上，八年来始终没能忘记她所受的侮辱。在这八年中，她经常得到关于“索菲亚”生活的最精确的消息，听到她生了病，而且有许多丑事烦扰着她，老妇人曾经两三次对自己的女食客们大声说：“她这是活该，因为她忘恩负义，上帝才这样罚她。”

索菲亚·伊凡诺芙娜死后整整三个月的时候，将军夫人忽然亲自驾临我们小城，一直来到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的住宅，只在小城里一共留了半个钟头，却做了许多事情。当时正是黄昏时分。八年没有见面的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醉醺醺地来迎接她。据说，她当时一言不发，刚一见到他，就上去给他两下扎实、响亮的耳光，拉住他的头发使劲揪了三下，然后还是不吭一声，径直冲到草房里去看两个小孩。当她一眼看到他们脸也不洗，穿着脏衣服的时候，立刻又给了格里戈里一记耳光，并对他宣布，这两个小孩由她带走，随

后就把他们带出来，让他们还穿着原有的衣服，外面用羊毛花毯裹住，放在马车里，带到自己的城市里去了。格里戈里受了这记耳光，像一个驯顺的奴隶，没敢再说一句粗话，还送将军夫人到车旁，朝她弯腰鞠躬，恭敬地说，她“照顾孤儿，将军将得到上帝的奖赏”。“你一直是一个木头人！”将军夫人临走对他吆喝了这么一句。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把这事情全盘考虑一遍以后，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所以在形式上同意孩子们归将军夫人教养，后来也从未加以反对。至于说到所受的几记耳光，他自己还走遍全城，到处去说呢。

然而，将军夫人不久就死了，在遗嘱里指定给两个孩子每人一千卢布，“做他们的教育费。这笔款子必须用在他们身上，用钱多少以够用到他们成年时为度，因为对于这类孩子赠送这一点钱已是绰绰有余了，假使有人愿意慷慨解囊，那就随他们的便好了”，等等。我自己没有读到这份遗嘱，但是听说其中的确有诸如此类的古怪内容，而且言辞十分别致。老夫人的主要继承人是一个诚实的人，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，叶菲姆·彼得罗维奇·波列诺夫。他和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通了几次信，当时就猜到从他那里是挤不出他的孩子们的教育费来的——虽然他从来没有干脆的拒绝，但只要提到种事情时，永远只是想法拖延，有时甚至说得很动人。于是，波列诺夫亲自关照起这两个孤儿来，特别是喜欢上了最小的那个孩子——阿历克赛，所以特意把他收养在家里很长时间，几乎直至成人。这一点我要请读者最先加以注意，如果问这两个年轻人受到的教育，以及所得到的学问，应该终身感激谁，我要说，应该感激这个叶菲姆·彼得罗维奇，最高贵而且讲究人道的人，这类人是很少见的。他把将军夫人留下的那笔两千卢布的钱款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，到他们成年时，加上利息，每人竟有两千卢布了。而对于他们的教育费用，则全花他自己的钱，而且数目远远超过每人一千。他